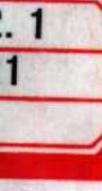


漢魏六朝小說選

沈伟方

夏启良
选注



汉 魏 六 朝 小 说 选

汉魏六朝小说选

沈伟方 夏启良 选注

责任编辑 许树棣

中州书画社出版

河南省荥阳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7印张147千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册

统一书号10219·10 定价0.55元

前　　言

我国古代的小说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说，含义不同。两千多年前，《庄子·外物篇》中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清郭庆藩集释：“干，求也。县，高也。夫修饰小行矜持言说，以求高名令问者，必不能大通于至道。”可见这里所说的小说，并不是指文章体裁而言的。汉桓谭在《新论》里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是把小说看成“合丛残小语”而写成的“短书”。直到东汉班固作《汉书·艺文志》才列有小说一类。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十五家，这些书都已失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似史而悠谬者也。”再从保存下来极少的佚文看，班固所谓的小说和现在的小说也还是不能等类同观的。直到宋初李所等编定汉魏到五代的小说为《太平广记》五百卷，把那些没有故事情节的都剔除出去，又把一向列入史部的志怪归入小说，这样小说的范围才显得比较清楚些。但传统的小说概念始终是模糊的。如明胡应麟在他所著的《少室山房笔丛》一书中，把小说分成志怪、传奇、杂录、

从谈、辨订、箴规六种。后面三种，就胡应麟所举的例子来看，也是没有小说味道的。

我们所说的汉魏六朝小说，是指东汉到南北朝对峙局面结束这一历史阶段的小说作品。但汉人小说，都不可靠。始见于《隋书·经籍志》的《燕丹子》，篇幅较长，情节曲折，人物形象也较丰满，最接近于后来的小说，但作者和产生年代都难以考定。又如题为班固撰的《汉武故事》，题为刘歆撰的《西京杂记》，也都出于魏晋南北朝人的依托。总之，名曰汉魏六朝小说，实际绝大部分都是魏晋南北朝的作品。由此可见，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是小说创作第一个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的小说，可分为志怪和志人两类。从文体的历史渊源来看，志怪小说中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托名郭宪的《汉武洞冥记》，张华的《博物志》，此外托名班固的《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王嘉的《拾遗记》，葛洪的《神仙传》等，都是从《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两个系统发展下来的。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一些叙述神鬼灵怪的“故事”，虽然不同于《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们的影响。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或称轶事小说），则是受先秦两汉的史书和诸子散文的影响，由写人物言行片断的“杂录”演变而来。然而文学作品毕竟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我们在认识这一时期的小说发展及其思想意义时，不仅要探讨其文体的历史渊源，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考察这一

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政治思想。

从东汉末年到隋统一，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充满着战争和灾祸。黄巾起义失败后，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随之而来的是各地军阀的混战，造成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悲惨景象。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国鼎立，他们之间的争战从未停止过。到司马氏统一全国成立西晋王朝，也只是维持了十几年短暂的稳定，接着便发生了司马氏宗族间自相残杀的“八王之乱”，西北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乘机入侵中原，分割北方，造成了历史上所谓的“五胡十六国”。西晋灭亡，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称帝，成立东晋王朝。以后北魏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割据局面，而东晋也由大臣刘裕废晋帝成立刘宋王朝。南北两朝政权频繁更换，继续处于混乱状态。就这样又经历了一百七十年的悠长岁月才为隋所统一。

政治上的动荡混乱，战祸频仍，导致经济的严重破坏。天灾人祸，绵延不断。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统治阶级则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形成严重的阶级对立。南北方不断爆发人民起义运动，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人们希望摆脱残酷痛苦的处境，向往美好自由的生活，这一时期小说中的优秀作品，就曲折地反映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劳动人民的这种美好愿望。

因为政治黑暗，社会动荡，因而无论是得势处于统治地位的人，或者是失势被蹂躏的人，都有一种祸福不定，生死无常的感觉，都想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归宿。道教是讲服食

养生和神仙方术的，统治阶级想以此求得长生不死，士大夫想借此以逃避现实，麻醉自己；佛教中有因果报应之说，说人死后自有赏罚公平的天堂和地狱。广大受苦受难的民众借此在精神上可以得到宽慰。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人们精神上的需要，佛道两教便得以广泛地流行。

北魏末年就有寺院三万所，僧尼二百万，北齐时寺院竟达四万所，僧尼竟达三百万之多（见《魏书·释老志》）。东晋南朝也不亚于北方。据《南史》载，仅建康一城，就有寺院五百所，僧尼十余万，从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诗句里，也可想见当日。侈谈鬼神，称道灵异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反映在文学上，诗歌有玄言、游仙，而小说由于具有故事情节，就更易于和鬼怪神灵附会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了解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思想潮流以后，就可知道为什么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特别发达，很多作品蒙上神异的色彩，从而可以进一步认识它们的高度思想性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它们不是文学上《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等简单的继承和延续，而是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我们透过这些小说神异的帷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基调是人间的现实的，即使是仙灵神鬼，他们的感情、言语、行动也浸透着人间气味，表达人们的爱憎和愿望。如《搜神记》中的《三王墓》，写干将莫邪的儿子至死不移地为父复仇的精神，以及山中客沉着、机智、豪爽、任侠，表达了人民对暴君的仇恨。《韩凭夫妇》写宋康王抢夺韩凭妻何氏，

逼得夫妇二人先后自杀，歌颂了韩凭夫妇的真挚爱情，对宋康王作了无情的鞭挞。《李寄》是一篇描写民间贫苦人家少女挺身而出杀死巨蛇的故事，歌颂了李寄的勇敢沉着和为民除害的高尚品质。《拾遗记》中的《怨碑》写秦始皇修筑骊山墓时，穷奢极侈，竣工后又把筑墓人活埋在墓内，充分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灭绝人性的残忍，表达了人们对暴君和殉葬制度的强烈愤恨，又在被埋不死的幻想中，寄托着强烈的反抗精神。《搜神后记》中的《李除》有力地讽刺了官吏贪污成性，《盛道儿》反映了当时门阀观念的深重。《还冤记》所记虽然都是些因果报应之类，但在劝人为善这点上是可取的。其中一些篇目如《太乐伎》反映了官吏失职无能，妄杀无辜良民。《徐铁臼》写后母虐杀前妻之子，更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社会问题。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也占一定比重。如《幽明录》中的《庞阿》和《卖胡粉女》写男女青年的相爱，真诚执着。也有一些是写人与鬼或人与神的相爱。如《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搜神后记》中的《袁相根硕》，《续齐谐记》中的《清溪小姑》等。这些爱情故事既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爱情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又曲折地反映了爱情、婚姻和现实社会制度的矛盾。在侈谈鬼神，迷信思想极盛的当时，竟然也有少数对鬼神表示不敬的。《列异传》中的《宗定伯捉鬼》就是典型的一例。宗定伯夜行遇鬼，毫不畏惧，大胆机智地捉住了鬼并使它不能变化逃走，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孙阿》一文，表面看来似乎是证实鬼神的存在，实际上曲折地写出了官僚的权势可以由阳间伸到阴世，具有

强烈的讽刺意味。至于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品《世说新语》，记载汉末到东晋间一百二十多位人物的轶事和言论，虽然是些零碎片断的记载，却把当时上层统治阶级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状况，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是了解这一时期上层社会面貌最真实的材料。如《汰侈》篇中记皇亲王恺和富豪石崇的斗富，反映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侈。《任诞》篇中记刘伶嗜酒，反映出魏晋之际政治迫害残酷，文人学士不是陷于颓废求仙，便是放浪形骸，他们的性格和形象为时代扭曲而变形。其他如《语言》篇中记王导的忧国忧民；《德行》篇中记荀巨伯轻生重义，管宁蔑视权势、黄金，庾亮不卖的卢马以免移祸他人，王恭清廉自洁，殷仲堪节俭自戒；《自新》篇中记周处除三害，戴渊自新；《忿狷》篇中记王蓝田性急和大度等等，既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又具有一定的社会教育意义。该书艺术成就极高，三言两语而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有关这方面的评论极多，这里就不赘言了。

汉魏六朝小说在文学史上影响极大。它们为唐代传奇的出现准备了条件。直至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都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的出现，使志人小说达到一个高峰，对后世的笔记小说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仿此体例而写出的作品，唐代就有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代有王谠的《唐语林》，明代有冯梦龙的《古今谭概》，清代有王日卓的《今世说》等等。书中不少故事成为后世戏剧的素材。如关汉卿的《玉镜

台》，就取材于《温公娶妇》。还有一些故事，如“曹操捉刀”、“雪夜访戴”等，则成为后世诗词中的典故。还有一些如“枕流漱石”、“渐至佳境”、“咄咄怪事”等，又成为经久流传的成语和警句。凡此种种，足见其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广泛和深远。

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这一时期的小说中，有着过多的宗教迷信，甚至有些作者，如干宝、颜之推，他们写作的意图就是为了宣扬这些。余流所及，仿作极多，笔记中记述鬼怪似乎必不可少。到了清代，此风尤甚，写志怪小说，就是为了宣扬封建道德和宗教迷信。我们不能不说这就是汉魏六朝小说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今天，马列主义普及，科学技术发达，人们一般不会相信这些荒诞不经的神灵鬼怪，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指出这些都是封建性的糟粕。

此外，还要说明两点：

一、小说选所涉及的小说集，原著大都散失，经后人辑佚而成，版本较多，文字也有出入。我们尽可能采用较好的本子作底本，再用它本对勘，择善而从。因本书是通俗读物，就不另作校勘记了。

二、这时期的一些优秀小说，大都来自民间传说，这位小说家采录了，另一位小说家也采录了，因而有一些篇目，在不同的小说集中都出现。如著名的《宗定伯捉鬼》、《三王墓》，既见于《列异传》，又见于《搜神记》，《河伯婿》既见于《搜神记》，又见于《幽明录》，《阳羡书生》既见于《续齐谐记》，又见于《荀氏灵鬼志》等等。当然各

本之间，文字不尽相同，或本仅有本事，或本则情节丰满。我们主要看故事完整与否，文字优美与否作为选择的标准。但在二文大同小异的情况下，就根据出现的先后来选择了。因而我们把《宗定伯捉鬼》归入《列异传》，而《三王墓》则归入《搜神记》。

由于我们学植荒疏，在选择篇目时会有裁量失当之处，注释方面也会有一些失察的谬误，希望读者随时予以指教。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于河南教育学院

目 录

燕丹子	(1)		
列女传	(10)		
魏芒慈母 (11)	赵将括母 (12)	鲁义姑	
姊 (13)	珠崖二义 (14)	楚江乙母 (16)	
殷纣妲己 (17)			
列仙传	(19)		
务光 (19)	江妃二女 (20)	萧史 (22)	
列异传	(23)		
鲍宣 (23)	孙阿 (25)	宗定伯捉鬼 (26)	
谈生 (27)			
博物志	(29)		
秦青 (29)	君山美酒 (30)	浮槎 (31)	
西京杂记	(32)		
王嫱 (32)	东方朔激帝 (33)	公孙	
弘 (34)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34)	新	
丰 (35)	匡衡 (36)	曹敞 (37)	贾佩
兰 (38)	李广 (39)		
搜神记	(41)		
园客 (41)	董永妻 (42)	天上玉女 (43)	

胡母班 (45)	张璞 (47)	三王墓 (48)
谅辅 (49)	东海孝妇 (50)	韩凭夫
妇 (51)	望夫冈 (52)	山阳死友传 (53)
王道平 (54)	苏娥 (56)	秦巨伯 (57)
吴女紫玉传 (58)	辛道度 (60)	卢
充 (61)	张茂先 (64)	吴兴田夫 (66)
宋六贤 (67)	郅伯夷 (67)	李寄 (68)
千日酒 (70)	猿母猿子 (71)	
搜神后记		(72)
丁令威 (72)	袁相根硕 (72)	韶舞 (73)
徐元方女 (74)	李除 (76)	白水素
女 (76)	阿香 (78)	盛道儿 (78)
偷食鬼 (79)	杨生狗 (80)	黄白二
蛇 (81)		
拾遗记		(82)
龙门岩洞 (82)	师延 (83)	玄天二女 (84)
汉太上皇 (85)	李夫人 (87)	怨碑 (89)
贾逵 (90)	曹曾 (91)	薛灵芸传 (91)
甘后 (94)	赵夫人三绝 (95)	糜竺 (96)
翔凤 (98)	石虎 (100)	昆吾山 (101)
齐谐记		(103)
董昭之 (103)	薛道询 (104)	郭坦之
子 (105)		
幽明录		(106)

鹰(106) 玉女唾帝(107) 刘晨阮肇(107)
黄原(109) 彭娥(110) 换脚(111)
陈素换子(112) 某广捉鬼(113) 鹊
鹤(114) 陈良(115) 陈庆孙(115)
姚牛(116) 卖胡粉女(117) 蜚冲(118)
刘道锡(120) 王明儿(121) 鬼为媒(122)
庞阿(122) 柏枕(123) 河伯婿(124)
新鬼(125)

世说新语.....(127)

荀巨伯(127) 菖宁割席(128) 华歆王
朗(128) 王戎和峤(129) 庾公的卢(130)
阮裕焚车(130) 殷仲堪(131) 王恭赠
簟(131) 孔融妙对(132) 覆巢无完
卵(133) 非礼不拜(133) 新亭对泣(134)
杨氏子(134) 刘惔许询(135) 不尚清
谈(135) 谢道蕴咏雪(136) 支公好
鹤(137) 司马太傅戏言(137) 媚语(138)
陶侃检厉(138) 何充(139) 马融忌郑
玄(139) 殷浩论官(140) 三都赋评(141)
扬都赋评(141) 习凿齿(142) 阮修谈
鬼(143) 何充直言(143) 孔君平疾
笃(144) 王蓝田不让(144) 王戎早
慧(145) 祖财阮晨(145) 牛屋贵客(146)
坦腹东床(147) 王谢临危(147) 桓温伐

蜀(148)	郗超不匿善(148)	家有名
士(149)	黄绢幼妇(150)	床头捉刀
人(151)	周处除三害(152)	戴渊自
新(153)	刘伶嗜酒(153)	吴郡智卒(154)
雪夜访戴(155)	桓伊吹笛(155)	钟会见
嵇康(156)	郝隆讽谢安(156)	桓公入
洛(157)	温峤娶妇(158)	诸葛寡女(159)
郗鉴父子(160)	石崇王恺(160)	王蓝
田性急(161)	王蓝田大度(161)	贾充
以女妻寿(162)		
汉武故事.....		(164)
续齐谐记.....		(186)
紫荆树(186)	黄雀报恩(187)	徐景山捉
獭(188)	阳羡书生(188)	上已曲水(190)
五花丝粽(191)	徐秋夫(192)	清溪小
姑(192)		
述异记.....		(195)
金鸡石(195)	黄耳传书(196)	黄苗(197)
山操(198)		
还冤记.....		(200)
王少林(200)	于吉(201)	诸葛亮(202)
太乐伎(203)	元徽(204)	徐铁臼(205)
支法存(206)	王济(207)	孙元嗣(207)
羊聃(208)	孔基(210)	

燕 丹 子

《燕丹子》一书，《旧唐书·经籍志》题燕太子撰。清孙星衍以为，此书中多古字古义，且长于叙事，娴于辞令，确是先秦古书，并疑是燕太子死后，门下宾客记录遗事而成。这都是不足信的。

《燕丹子》所叙内容与《史记·刺客列传》所记近似，可见故事情节流传较早。既不见录于《汉书·艺文志》，则成书应在东汉班固以后，然此书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且唐初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在注《刺客列传》时都引用过此书，则成书必在隋唐以前。故此书写作年代虽难以具体考定，但说它是东汉中叶至魏晋南北朝之间的作品，总是不错的。

《燕丹子》原书早佚，现今流传的是孙星衍的校辑本。此文篇幅较长，内容情节丰富，故选而列之于首篇。

燕 丹 子

燕太子丹质^[1]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求归。秦王不听，谬言^[2]：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许耳。丹仰天

叹，鸟即白头，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3]，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夜到关，关门未开，丹为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深怨于秦，求欲复^[4]之，奉养勇士，无所不至。

丹与其傅^[5]鞠武书曰：“丹不肖^[6]，生于僻陋之国，长于不毛之地，未尝得睹君子雅训、达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陈，幸傅垂览之！丹闻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于世也；贞女所羞，羞见劫以亏其节也。故有刎喉不顾，据鼎^[7]不避者。斯岂乐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8]，虎狼其行，遇丹无礼，为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计燕国之众，不能敌之，旷年^[9]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内之英雄，破国空藏^[10]，以奉养之。重币甘辞，以市于秦^[11]，秦贪我赂，而信我辞，则一剑之任^[12]，可当百万之师，须臾之间，可解丹万世之耻。若其不然，令丹生无面目于天下，死怀恨于九泉，必令诸侯无以为叹，易水之北，未知谁有^[13]，此盖亦子大夫^[14]之耻也。谨遣书，愿熟思之。”

鞠武报书曰：“臣闻快于意者亏于行，甘于心者伤于性。今太子欲灭涓涓^[15]之耻，除久久之恨，此实臣所当糜躯碎首而不避也。私以为智者不冀侥幸以要^[16]功，明者不苟从志以顺心；事必成，然后举，身必安，而后行，故发无失举之尤，动无蹉跌之愧也。太子贵匹夫之勇，信一剑之任，而欲望功，臣以为疏^[17]。臣愿合纵于楚，并势于赵，连衡于韩、魏，然后图秦，秦可破也。且韩、魏与秦外亲内疏，若有倡兵，楚乃来应，韩、魏必从，其势可见。今臣计从^[18]，太子之耻除，